全唐文/卷089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作者：羅隱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英雄之言

物之所以有韜晦者，防乎盜也。故人亦然。夫盜亦人也，冠履焉，衣服焉。其所以異者，退讓之心，貞廉之節，不恒其性耳。視玉帛而取者，則曰牽於寒饑。視國家而取者，則曰救彼塗炭。牽於寒饑者，無得而言矣。救彼塗炭者，則宜以百姓心為心。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，楚籍則曰可取而代。噫！彼必無退讓之心，貞廉之節，蓋以視其靡曼驕崇，然後生其謀耳。為英雄者猶若是，況常人乎？是以峻宇逸遊，不為人之所窺者鮮矣。

聖人理亂

周公之生也天下理，仲尼之生天下亂。周公聖人也，仲尼亦聖人也。豈聖人出，天下有濟不濟者乎？夫周公席文武之教，居叔父之尊，而天又以聖人之道屬之，是位勝其道，天下不得不理也。仲尼之生也，源流梗絕，周室衰替，而天以聖人之道屬於旅人，是位不勝其道，天下不得不亂也。位勝其道者，以之尊，以之顯，以之躋康莊，以之致富壽。位不勝其道者，泣焉歎焉，圍焉厄焉。天所以達周公於理也，故相之於前，窮仲尼於亂也，故廟之於後。

莊周氏弟子

莊周氏以其術大於楚魯之間，聞者皆樂以從之，而未有以嚐之。一日，無將特舉其族以學焉。及其門，而周戒之曰：「視物如傷者謂之仁，極時而行者謂之義，尊上愛下者謂之禮，識機知變者謂之智，風雨不渝者謂之信。苟去是五者，則吾之堂可躋，室可窺矣。

」無將跪而受其教。一年二年而仁義喪，三年四年而禮智薄。五年六年而五常盡，七年其骨月雖土木之不如也。周曰：「吾術盡。」於是無將以化其族。其族聚而謀曰：「吾族儒也，魯人以儒為宗。今周之教，舍五常以成其名，棄骨月而崇其術。苟吾複從之。殆絕人倫之法矣。」於是去無將而歸魯。魯人聞者，亦得以寢其誌。故周之著書擯斥儒學，而儒者亦不願為其弟子焉。

雜說

珪璧之與瓦礫，其為等差，不俟言而知之矣。然珪璧者，雖絲粟玷類，人必見之，以其為有用之累也，為瓦礫者，雖阜積甃盈，人不疵其質者，知其不能傷無用之性也。是以有用者絲粟之過，得以為跡。無用者具體之惡，不以為非。亦猶鏡之於水，水之於物也。淈然而可以照，鏡之於物亦照也。二者以無情於外，故委照者不疑其醜好焉。不知水之性也柔而婉，鏡之性也剛而健。柔而婉者有時而動，故委照者或搖蕩可移。剛而健者非闕裂不能易其明，故委照者亦得保其質。

龍之靈

龍之所以能靈者水也。涓然而取，霈然而神。天之於萬物，必職於下以成功。而龍之職水也，不取於下，則無以健其用，不神於上，則無以靈其職。苟或涸一川然後潤下，涸一澤然後齊物，不惟濡及首尾，利未及施，而魚鱉已敝矣。故龍之取也寡。

子高之讓

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，彼則曰隘矣哉。挈而舉者曰：「以吾所得之廣大，曾不若彼人之心，又安可以施於彼乎？」於是退而悸栗，不敢以所得為有。伯成子高讓禹者，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。夫安九州之大，據兆人之上，身得意遂，動適在我，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。子高且欲狹禹之心，而謹其取也，故讓之，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。

惟嶽降神解

幽乎理者神也，顯乎用者人也。苟易其所，同為怪妖。非仲尼之所言也，三百篇亦刪於仲尼，而嶽降申甫不刪者，豈仲尼之前則其事信，仲尼之後則其事妖？苟如是，則夔龍稷卨而下，有相其君、輔其主以致理者，皆神降也，人何有哉？是必以國之興也聽於人，

亡也聽於神。當申甫時，天下雖理，詩人知周道已亡，故婉其旨以垂文。仲尼不刪者，欲以顯詩人之旨。苟不爾，則子不語怪，出於聖人也，不出於聖人也？未可知。

疑鳳台

秦穆公女以吹簫降簫史於台上，後乘鳳凰而去，名其地曰鳳台。籲！神仟不可以伎致，鳳鳥不可以意求。伎可致也，則黃帝不當有崆峒之學。意可求也，則仲尼不當有不至之歎。吾知其得誌於逋逸間，而秦諱之不書。遂強鳳以神，強台以名，然後絕其顧念之心。今江漢間複有史之跡，是愚夫愚婦淫其所以得矣。嗚乎！上行下效，信而有證。故秦之道，竟施於妄矣。

說天雞

狙氏子不得父術，而得雞之性焉。其畜養者，冠距不舉，毛羽不彰，兀然若無飲啄意。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，伺晨則他雞之先也，故謂之天雞。狙氏死，傳其術於子焉。且反先人之道，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，不與其棲，無複向時伺晨之儔，見敵之勇。峨冠高步，飲啄而已。籲！道之壞也有是夫。

秦始皇意

秦法之於典墳，其酷也甚矣。由天文術數者，則不與焉。而《易》複從而免。噫！術數者未易知，而秦是以全《易》者，其有旨哉？夫《易》，肇於羲皇，演於姬昌，申於素王。其為書則百家九流之先，其造作者則百王之祖。其理則上下天地，出沒鬼神。有春秋焉，有詩書禮樂焉。開辟以來，舉一物而言皆貫之。秦始皇通三聖之妙鍵，（闕）故假術以言，亦將欲（闕）聖人之旨乎？以是亹無道，而至滅亡者，豈天下欲秦見造化之心乎？嗚乎！言之於三代已前，秦則可以理遣。言之於戰國之後，秦則為我罪人。

婦人之仁

漢祖得天下，而良平之功不少焉。吾觀留侯破家以讎韓，曲逆束身以歸漢，則有為之用，先見之明，又何以加焉！史遷則曰張良若女子，而陳平美好，是皆婦人之仁也。外柔而內狡氣陰而誌忍，非狡與忍，則無以成大名。無他，柔弱之理然也。嗚乎！用其似婦人女子者猶若是，況真用婦人之言哉！不得不畏。

道不在人

道所以達天下，亦所以窮天下，雖昆蟲草木，皆被之矣。故天知道不能自作，然後授之以時。時也者機也，在天為四氣，在地為五行，在人為寵辱憂懼通阨之數。故窮不可以去道，文王拘也，王於周。道不可以無時，仲尼毀也，垂其教。彼聖人者，豈違道而戾物乎？在乎時與不時耳。是以道為人困，而時奪天功。衛鶴得而乘軒，魯麟失而傷足。

市儺

儺之為名，著於時令矣。自宮禁至於下俚，皆得以逐災邪而驅疫癘。故都會惡少年，則以是時鳥獸其形容，皮革其面目，丐乞於市肆間，乃有以金帛應之者。籲！是雖假鳥獸以為名，其固為人矣。複安有為人者則不得人之金帛，為鳥獸者則可以得人之金帛乎？豈以鳥獸無知，而假之則不愧也，以人則識廉恥，而取之則愧焉。嗚乎！

祿於道，任於位，權也。食於智，爵於用，職也。祿不在道，任不在立，雖聖人不能闡至明。智不得食，用不及爵，雖忠烈不能蹈湯火。先王所以張軒冕之位者，行其道耳。不以為貴，大舜不得位，則曆山一耕夫耳。不聞一耕夫能翦四凶而進八元。呂望不得位，則棘津一窮叟耳。不聞一窮叟能取獨夫而王周業。故勇可持虎，虎不至則不如怯。力能扛鼎，鼎不見則不知羸。噫！棲棲而死者何人，養浩然之氣者誰氏？

荊巫

荊楚人淫祀者舊矣。有巫頗聞於鄉閭，其初為人祀也，筵席尋常，歌迎舞將，祈疾者健起，祈歲者豐穰。其後為人祀也，羊豬鮮肥，清酤滿卮，祈疾得死，祈歲得饑。裹人忿焉，而思之未得。適有言者曰：「吾昔遊其家也，其家無甚累。故為人祀，誠心罄乎中，而福亦應乎外，其胙必散之。其後男女蕃息焉，衣食廣大焉。故為人祀，誠不得罄於中，而神亦不歆乎外，其胙且入其家。是人非前聖而後愚，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。」以一巫用心尚爾，況異於是者乎？

三閭大夫意

原出自楚，而又仕懷王朝。雖放逐江湖間，未必有腹江魚意。及發憔悴，述《離騷》，

非所以顧望逗遛，抑由禮樂去楚，不得不悲吟歎息。夫禮樂不在朝廷，則在山野。苟有合乎道者，則楚之政未亡，楚之靈未去。原在朝有秉忠履直之過，是上無文書矣。在野有揚波歠醨之難，是下無禮矣。朝無禮樂，則證諸野。野無禮樂，則楚之政不歸，楚之靈不食。原忠臣也，楚存與存，楚亡與亡。於是乎死非所怨，時也。嗚乎！

畏名

了者與瞍者語於暗。其辟是非，正興替，雖君臣父子之間，未嘗以牆壁為慮。一童子進燭，則瞍者猶舊，而了者噤不得呻。豈其人心有異同，蓋牽乎視瞻故也。是以退幽谷則思行道，入朝市則未有不畏人。吁！

三叔碑

肉以視物者猛獸也，竊人之財者盜也。一夫奮則獸佚，一犬吠則盜奔。非其力之不任，惡夫機在後也。當周公攝政時，三叔流謗。故辟之囚之黜之，然後以相孺子。洎召公不悅，則引商之卿佐以告之（在《周書·君奭篇》）。彼三叔者固不知公之志矣，而召公豈亦不知乎？苟不知，則三叔可殺，而召公不可殺乎？是周公之心可疑矣。向非三叔，則成王不得為天子，周公不得為聖人。愚美夫三叔之機在前也，故碑。

天機

善而福，不善而災，天之道也。用則行，不用則否，人之道也。天道之反，有水旱殘賊之事。人道之反，有詭譎權詐之事。是八者謂之機也。機者，蓋天道人道一變耳，非所以悠久也。苟天無機也，則當善而福，不善而災，又安得饑夷齊而飽盜蹠？苟人無機也，則當用則行，不用則否，又何必拜陽貨而劫衛使？是聖人之變合於其天者，不得已而有也。故曰機。

辯害

虎豹之為害也，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。蛟蜃之為害也，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。其所全者大，所去者小也。順大道而行者，救天下者也。盡規矩而進者，全禮義者也。權濟天下，而君臣立。上下正，然後禮義生焉。力不能濟於用，而君臣上下之不正，雖抱空器，奚所施設。是以佐盟津之師，焚山絕流者也。扣馬而諫，計菽粟而顧釣網者也。於

戲！

齊叟事

齊叟籍其業於沃衍之野，更子弟以主之。歲無水旱之害，無螟[A186]之患，而所入或有眾寡焉。叟曰：「豈吾之不信也如是。彼鄰嫗者，始衣食於吾家。今雖外居，猶吾之家隸也。」俾督孟以伺候叟子之長者。及將獲，農戶輒揮田具擊孟逐之。嫗告孟以不直。叟扶孟，以仲代焉，農戶不之罪。及仲之為也複然。嫗亦以仲之不直告。叟複抶仲而用季。將行，有言曰：「叟之農戶未嘗如是之悖。自嫗督制後，孟與仲皆為擊逐。今苟存嫗，不唯基址之不留，而叟之子弟逐未艾也。」叟醒然而怒，逐嫗而複孟仲之職，其秋如舊，則前之謀悖者果嫗也，而農戶何能。

槎客喻

乘槎者既出君平之門，有問者曰：「彼河之流，彼天之高，宛宛轉轉，昏昏浩浩。有怪有靈，時顛時倒。而子浮泛其間，能不手足之駭，神魂之掉者乎？」 對曰：「是槎也，吾三年熟其往來矣。所慮者吾壽命之不知也。不虞槎之不安而不返人間也。及乘之，波浪激射，雲日氣候，黯然而昏，燿然而晝。乍揚而傍，乍蕩而驟。或落如坑，或觸如鬬。茫洋乎不知槎之所從者不一也，吾心未嘗為之動。心一動，則手足不能制矣。」不在洪流，則槁木之為患也。苟人能安其所處而不自亂，吾未見其有顛越之心也。

漢武山呼

人之性，未有生而侈縱者。苟非其正，則人能壞之，事能壞之，物能壞之。雖貴賤則殊，及其壞一也。前後左右之諛佞者，人壞之也。窮遊極觀者，事壞之也。發於感悟者，物壞之也。是三者有一於是，則為國之大蠹。孝武承富庶之後，聽左右之說。窮遊觀之靡，乃東封焉。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歲時也。由是萬歲之聲，發於感悟。然後逾遼越海，勞師弊俗，以至於百姓困窮者，東山萬歲之聲也。以一山之聲猶若是，況千口萬舌乎？是以東封之呼，不得以為祥，而為英主之不幸。

木偶人

漢祖之圍平城也，陳平以木女解之。其後徐之境以雕木為戲，丹雘之，衣服之，雖獰（

闕）勇態，皆不易其身也。是以後人其言木偶者，必以徐為宗。嚭過留，留即張良所封也。平與良皆位至丞相，是宜俱以所習漬於風俗。良以絕粒不反，今留無複絕粒者。而平之木偶，往往有之。其剞劂移人也如是。

越婦言

買臣之貴也，不忍其去妻。築室以居之，分衣食以活之，亦仁者之心也。一旦去妻言於買臣之近侍曰：「吾秉箕帚於翁子左右者有年矣。每念饑寒勤苦時節，見翁子之誌，何嚭不言通達後，以匡國致君為已任，以安民濟物為心期。而吾不幸離翁子左右者亦有年矣。翁子果通達矣，天子疏爵以命之，衣錦以晝之，斯亦極矣。而向所言者，蔑然無聞。豈四方無事使之然耶？豈急於富貴未暇度者耶？以吾觀之，矜於一婦人則可矣。其他未之見也，又安可食其食？」乃閉氣而死。

悲二羽

舞鏡之禽，墮洲之翠，南方之所珍也，而工簪珥者以為容。雖犀象之遠，金玉之貴，必以間之。及舉宮而飾，傾都而市，金玉犀象之不暇給，而二羽之用曾不銖兩焉。蓋以羽之輕而金玉犀象之重，苟發其顏色則可，而較其進則不可也。所悲者，舞鏡之時，墮洲之日爾。

善惡須人

善不能自善，人善之然後為善。惡不能自惡，人惡之然後為惡。善惡之成，蓋視其所適而已。用其正也則君子，用其不正也則小人。君子小人，寧有面貌哉？比干之生也，與人無異。費無極之生也，亦與人無異。比干之方為諫諍，無極之言為毀佞。彼所出者皆言也，比干之言，非不善也，以不用故，善不能自善。無極之言，非不惡也，以可入故，惡得而為惡。譬剛勁之於朽蠹也，剛勁者以不得地而屈折，朽蠹者幸蟠瘿而入焉。其不可任也如是。

秦之鹿

世言秦鹿去而天下逐，是鹿為聖人器也信焉。夫周德東耗，秦以力取諸侯，雖百姓欲從，而秦未嘗有意。故為秦者反天下之歸，則五十年曠其數以逐人，而秦不得與其下，複焉

謂逐其鹿。鹿不在聖人器，而逐之者逐秦耳。秦實鹿焉。六都傾潰，睥睨無已。奔勁足踐我黔庶，觡利穎抵我詩書。彼非鹿而何？嗚乎！去道與德也，獸焉不獨秦。

梅先生碑

漢成帝時，綱紐頹圮，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。夫火政雖去，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，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，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，得非南昌遠地也？尉下僚也？苟觸天子網，突幸臣牙，止於殛一狂人，噬一單族而已。彼公卿大夫，有生殺喜怒之任，有朋黨蕃衍之大。至於出一言，作一事，必與妻子謀。苟不便其家，雖妾人婢子，亦攖挽相制，而況親戚乎？況骨月乎？故雖有憂社稷心，亦噤而不吐也。嗚乎！寵祿所以勸功，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。是知天下有道，則正人在上。天下無道，則正人在下。余讀先生書，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。今南遊，復過先生里。吁！何為道之多也。遂碑以弔之。

二工人語

吳之建報恩寺也，塑一神於門，土工與木工互不相可。木人欲虛其內，窗其外，開通七竅，以應胸藏，俾他日靈聖，用神吾工。土人以為不可。神尚潔也，通七竅，應胸藏，必有塵滓之物，點入其中，不若吾立塊而瞪，不通關竅。設無靈，何減於吾？木人不可，遂偶建焉。立塊者竟無所聞，通竅者至今為人禍福。

書馬嵬驛

天寶中，逆胡用事，鑾輿西幸，貴妃死於馬嵬驛。臣在草野間，得本朝書讀，未嘗不恨生不得批虜顙，以快天子意。今復百餘年後，右軾邊隴，裘莽平遠，發人宿憤。然明皇帝時，天下太平矣，卒有寵僭之咎，不足之恨者，何耶？夫水旱兵革，天之數也。必出聖人之代，以其上瀆社稷，下困黎民，非聖人不足以當其數。故堯之水，湯之旱，而玄宗兵革焉。

說石烈士

石孝忠者，生長韓魏間，其為人猛悍多力。少年時偷雞殺狗，殆不可勝計，州里甚苦之。後折節事李愬，為愬前驅，其信任與愬家人伍。元和中，蔡人不歸，天子用裴丞相計，以丞相征蔡。若愬者、光顏者、重胤者，皆受丞相指揮。明年蔡平，天子快之，詔刑部

韓侍郎撰平蔡碑，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。孝忠一旦熟視其文，大恚怒。因作力推去其碑，僅傾陊者再三，吏不能止。乃執詣節度使，悉以聞。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，聞是卒，心甚訝之。命具獄，將斃於碑下。孝忠度必死也，苟虛死，則無以明懇功。乃偽低畏若不勝按驗。吏閔之，未知其為人也。孝忠伺吏隙，用枷尾拉一吏殺之。天子聞之怒，且使送闕下。及至也，亦未異其人。因召見曰：「汝推吾碑，殺吾吏，為何？」孝忠頓首曰：「臣一死未足以塞責，但得面天子顏，則赤族無恨矣。臣事李愬歲久，以賤故給事，無不聞見。平蔡之日，臣從在軍前，且吳秀琳，蔡之奸賊也，而愬降之。李祐，蔡之驍將也，而愬擒之。蔡之爪牙，脫落於是矣。及元濟縛，雖丞相與二三輩，不能先知也。蔡平之後，刻石紀功，盡歸乎丞相，而愬第具名與光顏、重胤齒，愬固無所言矣。設不幸更有一淮西，其將略如愬者，復肯為陛下用乎？賞不當功，罰不當罪，非陛下所以勸人也。臣所以推去碑者，不惟明愬之績，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。臣不推碑，無以為吏擒。臣不殺吏，無以見陛下。臣死不容時矣，請就刑。」憲宗既得淮西本末，且多其義，遂赦之，因命曰“烈士”。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，一如孝忠語。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。大中末，白丞相鎮江陵，余求謁丞相府，有從事為余道孝忠事，遂次焉，將所以教為人下。

拾甲子年事

太和中，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，備歌舞具。及長大，妍麗豐足，殆不似下賤物。又能傳故都聲，有時涼曉，哀轉曆曆。見趙家之遺臺老樹，雖驚離弔往之懷，似不能多也。雅為谷所愛，因目曰新聲。及劉從諫得父封，谷以窮遊佐其事，新聲亦從去。然性本便惠，雖谷之起居謀慮，皆豫有承迎，故頗聞中外消息。時從諫得志後，勾聚亡命，以窺脅朝廷，大為四方人怪訝。有實其事於谷者，谷不以介意。新聲曰：「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，除歌酒外，不當以應顧命。然食人之食，憂人之憂，理之常也。況妾乎？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，非從諫有戰野之功，拔城之績，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，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。而公不幸為其屬，則牽制之道，在此不在彼也。自劉氏奄有全趙，更改歲時，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，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也。且章武朝數鎮顛覆，皆以雄才傑器，尚不能固天子恩，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，一旦襲荷家業，苟不以法而得，亦宜以不法而終。此倚伏之常數也。而又卒伍佻險，言語不祥，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。孰謂公從其事，反不知其事者哉？如不能早折其肘臂，以作天子計，則宜脫族西去。大丈夫勿顧一飯恩，以骨肉腥健兒衣食。」言訖，悲涕流落。谷不決者三月，新聲復進，以其業不用也，縊殺之。會昌中，從諫死，以其子露父意，族之，谷竟從逆。嗚乎！謀及婦人者必亡，而新聲之言，惜其不用。余前過太行時，有傳吏能道當時事，因拾以編

簡。

刻嚴陵釣台

岩岩而高者，嚴子之釣台也。寥寥而不歸者，光武之故人也。故人之道何如，睨蒼苔以言之，尊莫尊於天子，賤莫賤於布衣，龍飛蛇蟄兮風雨相遺，幹戈載靡兮悠悠夢思。何富貴不易節，而窮達無所欺。故得脫邯鄲之難，破犀象之師。造二百年之業，繼三尺劍之基者，其唯有始有卒者乎？今之世，風俗偷薄，祿位相尚。朝為一旅人，暮為九品官。而親戚骨月，已有差等矣。況故人乎？嗚乎！往者不可見，來者未可期，已而已而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